舊唐書校勘記

舊唐書校勘記卷三十四

列傳

屈突通

大業中累轉左驍衛大將軍　冊府四百十七衛作騎

有安定人劉迦論　按通鑑作延安賊帥隋書亦然蓋安定去上郡太遠當從隋書　僭號建元通鑑作自稱皇王建元大世

稽胡首領劉鷂子冊府三百五十七　首領下作劉拔眞

代王遣通進屯河東　冊府四百十七作大王

既而義師濟河大破通將桑顯和於餘馬泉至顯和軍潰僅以身免　殿本考證臣宗萬按傳自是兩事創業起居注曰通聞孫華導長諧等渡河遣獸牙郎將桑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馳掩襲長諧等軍營諧及孫華等奉敎備豫故並覺之伺和赴

營設伏分擊應時摧散追奔至于飲馬泉斬首獲生畧以千計顯和走入河東城僅以身免據此則是一時之事非先破于飲馬泉月餘又破于潼關也又按高祖本紀云義師不利太宗以遊騎數百掩其後顯和潰散通鑑注云是時太宗未過河西而傳亦云遊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並未載人名卽通鑑只書孫華史大奈亦未載及太宗也　按御覽三百二軍至潼關作軍過潼關通又令顯和夜襲文靜作通又令顯和以步騎萬人夜襲文靜破二栅作入我二栅軍潰僅以身免作大敗匹馬而歸餘同　或說通歸降御覽三百十九作或說歸降義軍　有死而已御覽有作惟

通大呼曰　通鑑作通罵曰此賊何來　京師陷矣汝並關西人欲何所去通鑑作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　以

愧代王　殿本考證舊本作相王臣德潛按當時無相王其人前文云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此必代王之譌也已改正　錢氏考異按六朝以後丞相封公稱相公封王則稱相王是時高祖以唐王領大丞相故有相王之稱或疑爲代王之譌非也據此通對高祖之言聞本作相王近是　按創業起居注屢稱高祖爲相王則此爲相王無疑

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　御覽二百七十六作平薛仁杲之際寶物山積　判陝東道行臺僕射冊府四百十七臺作營　其如兩子何通鑑作如卿二子何　心口相誓冊府誓作視　暗以身命奉許國家久矣通鑑作期以更生餘年爲陛下盡節但恨不獲死所耳　今此行聞本行下有也字是　徇義之夫一至於此通鑑作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貞觀元年行臺廢授洛州都督至明年卒　冊府一百三十作貞觀中爲洛州都督卒　贈尚書右僕射冊府一百三十八作左僕射　賜束帛以恤其家焉　沈本束作粟是

任瓌

任瓌字瑋　冊府八百四十九作任環誤

同州已東　按冊府作已來聞本並同

瓌至宋州　通鑑至上有令[illegible]　此必爲變通鑑此作恐　樞因縱諸隊冊府三百六十五隊作縣　遣將去者欲招怨耳冊府遣下有諸字　固知崔樞辦之通鑑作吾固知崔樞能辦此也

拜邢州都督　沈本邢作邪張氏宗泰云新書亦作邪此句下仍有遷陝州三字本傳未載　貞觀三年卒沈本作四年新書並同

邱和

周爲開府儀同三司　按新書周上有仕字是　以和爲蒲州刺史張氏宗泰云據文義以當作時　競爲華侈通鑑華作豐

遣和爲交趾太守　按冊府四百六十八遣作追疑誤

鴻臚卿甯長眞　通鑑作欽州刺史　馮盎按通鑑馮上有漢陽太守四字　並遣遺和明珠　按據文義遣下當有使字

遣長眞率百越之衆至長眞退走　冊府六百九十四作張眞　按長眞卽甯長眞冊府誤

貞觀十一年卒　新書作十二年

邱行恭

贈荊州都督　新書作刺史

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　通鑑作欲知世充陣厚薄　執長刀巨

躍大呼通鑑巨作距　得入大軍御覽四百三十六軍作陣

許紹

授陝州刺史　按十七史商榷云新書同按王得臣麈史卷中碑碣篇載紹之子智仁墓碑而論之因引唐書云紹唐初爲峽州刺史彼時紹雖遣使歸附尙有王世充道梗故遙授峽州峽州即是夷陵今爲湖北宜昌府豈有即爲陝州刺史之理兩書皆作陝疑傳寫之誤也

昔在子衿　冊府一百七十二作青衿　宛然心目冊府心作在　存通家之曩好冊府存作同

乘大艦泝江入硤　通鑑作帥舟師上峽　闔境獲安張氏宗泰云新書此下有進爵譙國公賜帛千段九字本傳缺載

會卒於軍高祖聞而流涕　冊府一百四十一作會紹卒帝聞而傷惜

爲之流涕

許欽寂

以欽寂兼龍山軍　沈本龍作隴張氏宗泰云新書兼作爲是龍與沈本同誤按下云軍次崇州又云賊將圍安東考安東都護府在河北道新書地理羈縻州奚州九崇州次鮮州下云武德五年析饒樂都督府之可汗部置貞觀三年更名北黎州治營州之廢陽師鎮八年復故名後與鮮州同僑治潞之古縣城縣一昌黎而潞屬幽州是戰敗在河北道境若隴山則在隴州汧源縣屬關內道且隴右道所隸乃突厥部此上云時契丹入寇則不得爲隴字明矣又夔州在山南道而崇州在河北道其官不得相兼故本傳兼當作爲而沈本新書隴當作龍爲是

許欽明

四面阻泥河　冊府四百二十五泥作涅　欽明乞此物冊府乞上有詐字　冀其簡兵陳將冊府簡作揀陳作練

許智仁

紹次子智仁　按十七史商榷云按新書智仁圉師二段當在前子欽寂云云二段當在後欽寂欽明本皆圉師子也傳寫之誤遂致錯亂而紹次子三字則又衍文也

許圉師

封平恩縣男　唐會要封平恩縣公趙氏紹祖云按李憕傳燮烟功臣亦作平恩縣公本傳疑誤　四遷按此下疑有脫文

隱而不奏　新書作圉師杖自然一百而不以聞

李襲志

復尋金州安康人也　按也字與上狄道人也複疑衍　初任隋

歷始安郡丞冊府一百六十四隋末封始平郡公

公累葉冠族　通鑑作公中州貴族　襲志厲聲曰通鑑厲作怒

吾世樹忠貞通鑑樹作繼　今雖江都陷沒而宗社猶存通鑑作今江都雖覆宗社尙存　尉佗愚鄙無識何足景慕通鑑作尉佗狂僭何足慕也　經二年而無援卒爲蕭銑所陷通鑑作外無聲援城陷爲蕭銑所虜

家弟姪並立誠效公　全唐文卷三家上有一字　申論諸州殿本論作諭　按全唐文亦作諭本傳誤宜更正

姜謩

唐公有霸王之度　冊府三百四十五度作才　引爲司功參軍冊府七百二十八司功作功曹

姜行本

子行本　張氏宗泰云新書此下有名確以字顯　未嘗不從張
氏宗泰云新書此下有遷宣威將軍五字

郟國公　冊府三百八十四郟作鄏

姜柔遠

至左鷹揚衞將軍　張氏宗泰云新書攝地官尚書

姜晈

命之捨敬坐侍宴私　沈本坐作曲聞本與沈本同

中書令張嘉貞希守一意　通鑑作張嘉貞希旨

仍賠實封二百戶　沈本賠作賜是

永安王孝基

父璋周梁州刺史　趙氏紹祖云考世系表璋爲周汴梁二州刺史　按張氏宗泰考證璋作章

夏縣人呂崇茂　按冊府四百四十四作李崇疑誤　自稱魏王冊府二百六十九作衞王　武周遣其將尉遲敬德潛援冊府四百四十一作會宋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卒至　王師敗績冊府作孝基表裏受敵於是大敗　皆沒於賊通鑑作皆爲所虜

論曰壯　冊府八十四作永安莊王　無子以從兄韶子道立爲嗣殿本考證沈炳震曰按新書宗室傳韶畢王璋子今孝基亦璋子是同父兄非從兄也

淮安王神通

神通潛入鄠縣山南　通鑑南作中　進下鄠縣通鑑作攻鄠縣下之

拜宗正卿　冊府拜作爲正作政　封永康王新書王下有郡字

擊宇文化及於魏縣　冊府二百六十九作衞縣　會化及糧盡請降

冊府四百四十請作僞　其副使黃門侍郎崔幹勸納之按通鑑作安撫副使崔世軨勸神通許之史避唐諱省世字　正當攻取通鑑正作吾　以爲軍賞通鑑作以勞軍士　吾何以藉手乎通鑑作將何以爲軍賞乎　兩賊之間事必危迫通鑑作內外受敵吾軍必敗　此勳甚大通鑑作爲功甚易　今貪其玉帛敗無日矣通鑑作奈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　薄而擊之冊府四百四十薄上有內字　攀堞而上通鑑作攀堞先登　君德大詬而下冊府下作退

朕敘公等勳效　唐會要四十五效作勞通鑑公作卿效作賞　刀筆之人通鑑作專弄刀筆　按房元齡傳人作吏　功居第一冊府一百二十六居作名　臣且不服唐會要且作竊　按通鑑房元齡傳並作竊是　叔父雖率兵先至冊府率上有得字　全

軍陷沒唐會要同冊府作合軍咸沒於後　望風而破唐會要同冊府作望風奔北　今計勳行賞冊府(四百五十一)計作論唐會要同　[元]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唐會要同通鑑作房[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　必不可緣私唐會要必字作但以冊府並同

孝友河間王　趙氏紹祖引新書考異曰世系表孝友止稱尚書左丞其封河間郡公者乃孝本也　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通考(二百七十五)同(二百五十九)便作利　並不得濫封通考作並不得濫叨名器　唯有功者數十人封王　按通考作唯有功者數人得王是

道彥

進封膠東王　冊府(二百六十五)進上有武德五年四字　轉相州都

督冊府二百八十一相作湘　拜岷州都督冊府拜作後遷　容貌

哀毀冊府三十九哀作柴

虜牛羊數千頭　冊府六百九十四作執其名王二人俘斬七百餘級

後起爲涼州都督　殿本考證新書作媯州

孝逸

裨將馬敬臣　冊府二百九十一裨作都　支度使廣府司馬薛克構

曰通鑑作薛克陽　大破敬猷之衆冊府大作又　時敬業迴

軍屯於下阿溪以拒官軍通典一百五十五作敬業拒於高郵之下

阿溪

垂拱二年左遷施州刺史其冬承嗣等又使人誣告孝逸往任益

州至減死配徙儋州尋卒　殿本考證沈炳震曰按新書則天

本紀天授元年五月殺梁郡公孝逸年與月俱不符也證之綱

目當從舊書　按通鑑二百四垂拱三年十一月戊寅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考異曰新紀與傳自相違唐統紀並云誅益州長史李孝逸按孝逸初封梁郡公以平徐敬業功改封吳國公垂拱三年減死除名配流儋州當削爵矣薨於儋州未嘗被誅實錄與舊書同今從之　景雲初贈益州大都督　殿本考證新書作金州

孝銳曾孫齊物　趙氏紹祖引新書云孝銳不得封有子齊物顯按考異曰世系表孝銳子璟璟子齊物則齊物乃孝銳之孫按舊書齊物傳亦云隴州刺史銳孫也則新書言孝銳子誤此言曾孫亦誤

襄邑王神符

獲其乙利達官　沈本無其字　由是召拜太府卿沈本太作大

太宗幸其第問疾賜以縑帛　冊府二百七十七作歸第拜光祿大夫

每給羊酒張氏宗泰云當從冊府作每月別給羊酒

後例降封縣公　殿本考證沈炳震曰按通鑑時降封郡公應誤

文暕

貶爲藤州別駕　聞本藤作滕

長平王叔良

義寧中　冊府二百六十五中作初

武德元年拜刑部侍郎進爵爲王師鎮涇州以禦薛舉　殿本考證臣德潛按綱目武德元年唐將軍劉感鎮涇州薛仁杲圍之唐長平王叔良將兵至是禦仁杲非禦舉也時舉已先卒矣

按新書亦作禦仁杲是又沈本師鎮涇州上有率字是

四年突厥入寇　冊府二百十二作胡賊入寇　謚曰肅　按唐會

要九十七 叔良諡兩見一云贈左翊衛大將軍諡曰肅一云贈太子太保諡曰靖葢傳聞異辭耳

孝協

以屬疎例降封鄅國公　沈本無以字降字

思訓

開元初左羽林大將軍　按左字上疑有脫字

晉

紹封新興王　趙氏紹祖云新書孫晉襲王　按宗室俱例降爲公晉何得獨襲王攷宗室世系表云新興郡公當是

欒向之僞也　御覽四百三十八向作布

幼良

武德初封長樂王　張氏宗泰云新書王上有郡字

襄武王琛

高祖從父兄子也　冊府二百八十一兄下有安之二字

義甯中　冊府二百六十五中作初

三年薨　冊府二百八十四三上有武德二字

河間王孝恭

琛之弟也　冊府二百九十八作高祖從父兄子　高祖剋京師冊府二百九十一剋作定　招攜以禮冊府四百二十六攜作撫

三年進爵為王　冊府二百九十八河間王孝恭初封趙郡公武德二年進爵為王　按據冊府則孝恭襲趙郡公後始進爵為王兩書皆闕公爵而此突云進爵為王又無趙郡二字更屬疏謬

改信州為夔州使拜孝恭為總管　按冊府二百六十九作為夏州總管又二百三十二作為信夔二州總管皆與本傳互異據文義使

當作便　孝恭曰不然通鑑作靖曰　南極嶺外通考一百五十八極作出外作表通鑑同　東至洞庭通鑑通考至俱作距　援兵復到通鑑作援軍四集　必知銑敗通鑑作必謂江陵已破

拜孝恭荊州大總管冊府二百八十一拜作遷

遷襄州道行臺尚書左僕射　冊府四百二十六州作陽　撫慰嶺南四十九州冊府九作餘　及輔公祏冊府二百七十三及作又祏作祏

張鎮州　沈本州作周是

唯人所召　通典一百六十二同御覽三百七十五所作自　諸公何見疑之深冊府二百七十三御覽並同　按通典作諸君何憂我之深耶而冊府二百九十一御覽三百二十八並作諸軍何憂懼之深　盌中之血通典同　按冊府二百七十三盌作盆御覽三百二十亦作盆而御

覽三百七十五與本傳又同　乃公祏授首之後徵　閣本考證云刊本徵也訛後徵宜據新書及通典作乃公祏授首之徵也冊府二百九十一祏作祏誤　遂盡飲而罷通典御覽俱作盡歡是

率陸軍夜遁　冊府二百九十一陸作六疑誤　總管李靖冊府作李勣　拔揚子鎮沈本楊作揚　公祏窮蹙冊府二百七十三作後公祏窮蹙　弃丹陽冊府作揚州　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通鑑左作右冊府二百七十七及四百四十九並作右僕射

陽實封一千二百戶　冊府二百六十五一作邑　以功臣封河間郡王冊府臣下有之例二字

十四年暴薨　冊府二百八十四作貞觀十四年薨

晦

孝恭次子晦　趙氏紹祖云世系表作崇晦是　轉右金吾將軍

冊府六百九十吾下有衛字　爲人吏畏服冊府爲上有甚字　家廹明公之樓冊府九百一廹作逼　子榮張氏宗泰云新書下有奉吳王恪祠五字

珹

武德中爲尚書右丞　冊府二百七十七右作左　封濟北郡王冊府作郡公

瓌

高祖使瓌賫布帛數萬段　通鑑作賂頡利可汗以金帛　拜宜川刺史沈本川作州是

廬江王瑗

累遷幽州大都督　張氏宗泰云累遷下新書仍有山南山東道行臺右僕射與河間王孝恭合討蕭銑無功更爲二十四字本

傳脫去宜補入　以瑗懦愞沈本作儒懦　非邊將才通鑑作
非將帥才
甯得擁兵數萬　新書作十萬　又言若此張氏宗泰云據文義
當從新書作又復若此　召北齊州刺史新書齊作燕　王詵
將與計事新書作王銑　瑗以內外機悉付君廓　按據文義
機下疑有脫字　擅追兵集通鑑作擅自徵兵　從我取之閻
本從作若張氏宗泰考證作若從我取之　登城西面沈本面
作南　遽率數百人通鑑率下有左右二字　瑗塊然獨存謂
君廓曰通鑑作唯瑗獨存罵君廓曰

王君廓

聚徒千餘人　通鑑作有衆數千人　李密遣使召之通鑑作唐
王與李密俱遣使招之　遂投於密尋又率衆歸國通鑑作密

不禮之復來降

獲馬五千匹　御覽二百七十六作十五匹　高祖大悅御覽作高祖

聞而大悅　目皆出血沈本聞本皆俱作眥　君廓往擊竇建

德將出戰李靖過之張氏宗泰云新書靖作勣按李勣傳有從

太宗平竇建德王世充云云而李靖傳僅書從討王世充而不

及竇建德可知此傳當作勣又御覽二百七十六亦作徐勣過之則

新書作勣是

在職多縱逸　通鑑作在州驕縱多不法

淮陽王道元

授右千牛　冊府二百九十一作授右金千將軍　再入再出通鑑同

冊府無再入二字

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　冊府四百五十六河北作山東　復授山東

道行軍總管冊府二百六十九此下有以討之三字　及道元深入冊府四百五十六作及道元出戰　而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脫越淖交戰冊府作軍事進止皆委老夫何得輕脫妄戰　大軍若動必陷泥溺御覽四百三十六作大軍竭馳必陷泥淖　莫如結陣以待之御覽作莫如以王陷之通鑑並同　道元遂為賊所擒冊府二百七十一作後為劉黑闥所擒　道元遇害年十九冊府二百八十四作武德五年薨　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冊府二百七十七作惜其幼少力不遂心及於難　諡曰壯通鑑一百九十同　按考異曰高祖實錄諡曰忠唐會要同本傳作壯蓋後來改諡也又按冊府二百八十四作淮陽莊王　詔封其弟武都郡公道明為淮陽王冊府二百七十七作平後以其弟武都郡王道明徙封於淮陽王

江夏王道宗

道[元]從父弟也 冊府二百九十五作高祖從父兄之子 追封東平

王沈本平作安

起家左千牛備身討劉武周戰于度索原軍敗 御覽三百十四武德

初劉武周入寇僕射裴寂拒戰于度索原寂軍敗冊府四百二十八

作起家千牛裴寂討劉武周下同沈氏炳震云影宋本討上有

裴寂二字是 按寂傳度索原之敗在武德二年非元年也

太宗登玉壁城望賊通典一百五十五同御覽三百二十望作覩冊府二百

九十一作出玉壺城 顧謂道宗曰御覽無顧字 羣賊乘勝御

覽作賊乘勝而來 今深壁高壘通典同御覽作但深溝高壘

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通典同御覽作

安得持久糧餉既竭自當離潰可不戰而擒也 追及介州御

覽三百二十同冊府二百九十一作戰于介州御覽三百十四作會州誤　遣弟洛仁冊府二百七十一作洛兒通鑑並同　至于城下冊府二百六十五于作其　昔魏任城王彰冊府昔作若　遂封為任城王通鑑作乃立為任城郡王

其郁射設入居五原舊地道宗逐出之　冊府二百七十一射作尉逐作遂俱誤　斥地千餘里冊府斥作井　時太宗將經略突厥又拜靈州都督冊府二百八十一將上有大字又作入

遇李靖襲破頡利可汗頡利以十餘騎來奔其部　冊府二百六十九遇作與新書作助張氏宗泰云據新頡利傳四年二月頡利走保鐵山兵猶數萬此書頡利傳四年下亦云二月頡利計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當不止十餘騎也又竄于鐵山不得以來奔書臣考此書前云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蔭奈特勤等並

率所部來奔下方接四年新傳同是兩傳之來奔與本傳來奔
同突利之外有郁射設䕃特勒等可以云十餘騎下接四年與
此傳上作三年合則頡爲突之誤而下又脫頡利事也明矣据
張氏說當改作遇李靖襲破頡利可汗突利以十餘騎來奔頡
利走保其部　徵其執送頡利　按徵其下疑有脫字　頡利
以數騎夜走匿于荒谷沙鉢羅檉馳追獲之册府一百七　匿作
區鈐作鉢張氏宗泰云新突厥傳作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
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此書突
厥傳作張寶相率衆奄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据兩突厥傳俱
作鉢則本傳作鈐誤　按李靖傳擒頡利者張寶相也又此書
蘇尼失傳云尼失命子忠擒以獻蓋道宗命張寶相逼之而蘇
尼失擒以獻也時尼失正爲沙鉢羅設耳

并行倍道去　按冊府三百七十三作倍道徑往　大軍十日追及之

冊府及作擊

改封江夏王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下有授鄂州刺史　尋坐贓

下獄冊府二百八十一下獄作免

君集智小言大　通鑑作志大而智小　第未到耳冊府二百七十三

作但次第未到耳通鑑並同

合道宗與李靖為前鋒　沈本靖俱作勣張氏宗泰考證亦從新

書俱改作勣是　按陔餘叢考十二云新書與李勣同為先鋒

按靖傳征遼時靖已老太宗雖欲用之以其老不果行而勣實

與焉則道宗所同為李勣無疑本傳作靖應誤　李靖然之冊

府二百九十一作李勣是　靖因合擊大破之冊府作勣同合擊大

破之　歸罪於果毅傅伏愛斬之冊府四十一作仗愛　道宗跣

行冊府跣作跪　不如秦穆赦孟明通鑑赦作用　且非其罪

冊府且作具

配流象州道病卒　冊府二百九十五作流配象州道宗病卒

詔復其官爵　冊府作乾封元年追復道宗官爵

隴西王博乂

隴西王博乂　冊府二百九十八隴西下有郡字乂作父疑誤　高祖長兄曰澄次曰湛次曰洪趙氏紹祖云新書世次同　按考異曰世系表代祖四子長高祖次梁王澄次蜀王湛次漢王洪與兩書異恐非也　皆衣羅綺食必粱肉　冊府作皆曳羅綺餘粱肉

與其弟渤海王奉慈俱爲高祖所鄙　冊府作與弟渤海郡王奉慈俱以貪縱爲時所鄙

溫大雅

父君悠　沈氏炳震云影宋本作君攸張氏宗泰云新書與影宋本同　按十七史商榷云歐陽詢書岑文本所撰溫公碑亦作君攸并有其祖裕則本傳作君悠恐誤

弟彥博爲中書侍郎　冊府七百八十二爲上有將字　對居近密御覽二百二十一密作侍

謚曰孝　唐會要七十九謚曰景

撰創業起居注三卷　冊府五百五十六作撰今上王業記六卷

溫彥博

彥博幼聰悟　張氏宗泰云影宋本博字下有字大臨三字

終拒煬帝　唐會要九十五通典一百八十六通考三百二十五並同冊府九百九十終作始　周爲箕子之國通典箕子作太師　近在提封之

內冊府作立于提封之內　則四夷何以瞻仰唐會要冊府俱
作四夷必當輕漢通典通考同　俯同夷貊冊府作俯同藩服
唐會要通典通考並同
命右衛大將軍張瑾　冊府四百六十六右作左　與虜戰於太谷沈
本太作大　軍敗通鑑作全軍皆沒　突厥以其近臣通鑑作
虜以彥博職在機近　意有沙汰多所損抑唐會要七十四有作
在損作擯
四年遷中書令　冊府七十二　四年二月以御史大夫溫彥博爲中
書令
爲日久矣　英華七百六十九　同通典一百九十七　作爲弊日久　俘之河
南散屬州縣通典作俘之兗徐之地英華作俘之河南兗蔡之
地　按貞觀政要作俘之河南兗豫之地是　各使耕田通典

田作織英華同　可得化而爲漢冊府作可得化爲百姓通典

英華同

全其部落　突厥傳同　按英華六百七十九全作令　一則示無猜

之心英華同唐會要七十二猜下有忌字通典作無貳亦是　若

遣向西南唐會要同　按冊府九百九十作河南兖豫全唐文一百三十

七英華同　則乖物性唐會要同通鑑乖下有違字是　爭論

數年不決張氏宗泰云新書此下有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

反帝始悔之十五字　年六十四新書作六十三　恨不縱其

閑逸御覽四百三十縱作從通鑑閑作安　致天性靈通鑑致作竟

殯於別室冊府三百十九別作陋　太宗命有司爲造堂焉冊府

四三六十二堂下有宅字

振弟蜒尚高祖女千金公主　冊府三百作定安公主　官至延

州刺史沈本無至字

温大有

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大有以昆季同在機務至　寮列以此多之

按御覽四百二十四引此大有俱作彥博餘同

累轉中書侍郎　張氏宗泰云新書下有封清和郡公　高祖甚傷惜之冊府四百五十八作朝廷每追惜之　贈鴻臚卿張氏宗泰云新書此下有謚曰敬唐會要七十九同

陳叔達

歷侍中丹陽尹　冊府九百十五作官丹陽尹侍中　入隋冊府作陳滅入隋

二年兼納言　冊府七十二兼作爲　得蒲萄執而不食冊府七百五十六執作懷　卿有母遺乎沈本母下有可字　因賜物三百段

冊府二十七作遂流涕嗚咽久之乃止因賜物百段御覽四百十三作因賜帛百疋以市甘珍新書作因賜之又賚物百段閣本沈本并無三字

久之拜禮部尚書　冊府七百七十五作位至吏部尚書

建成元吉　按據文義建上當有初字

竇威

扶風平陸人　閣本考證云扶風平陵人刊本陵訛作陸據北史竇熾傳改　太穆皇后從父兄也父熾隋太傅趙氏紹祖云新書作父熾在周爲上柱國入隋爲太傅太穆皇后其從兄女也　按世系表竇略五子與抗岳善熾岳二子彪毅太穆皇后毅之女也則威當是太穆皇后之從父

多引古爲諭　御覽四百七十諭作證　常爲滕席張氏宗泰云據文

義當作常與接滕方順　乃不平矣御覽作無乃不可乎　再為外戚御覽再作四　不亦貴乎冊府八百六十六亦作以御覽並同　遺令薄葬沈本令作命　從兄子抗沈本無子字非

竇軌

軌字士則　冊府四百五十軌作規誤　迎謁於長春宮冊府七百六十七作迎于同州　使掠地渭南冊府作尋令收兵于渭南　收兵得五千人冊府作得衆一萬　時稽胡賊五萬餘人掠宜春通鑑同冊府七百二作時胡賊掠宜君御覽三百二同　按宜春當作宜君隋志宜君縣屬京兆郡有清水水經注清水出雲陽縣之石門山東南流逕黃嶔山西　賊乘高縱火冊府火作矢　士卒爭先赴敵冊府作士卒爭死皆登山赴敵　虜男女二萬口冊府四百一萬下有餘字

三年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　冊府四百四十八左作右

府蜀土寇往往聚結　冊府作時蜀土寇盜聚結　每日吏士多

被鞭撻至不以時至怒而斬之御覽二百九十六作竇軌初入蜀將

其甥從軍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因斬之將吏重足

而立見者莫不股慄　要當斬汝頭以明法耳御覽四百九十二斬

作借　收奴斬之冊府收作取

從者二十人　冊府四百五十作二千人　軌不之示冊府四百四十九之

作言　軌追斬不及通鑑斬作之　尚高祖永嘉公主沈本祖

下有女字

竇琮

琮與太宗有宿憾每自疑太宗方搜羅英傑降禮納之　冊府三百四十五作太宗與琮有舊親敬彌篤

扶風郡公　冊府作封扶風郡公邑二千戶張氏宗泰考證並有封字是　拜右領軍大將軍新書右作左

竇抗

陳國公榮之子也　沈本榮下有定字　母隋文帝萬安公主冊府七百五十六作尙隋文帝姊萬安長公主新書作安成公主

元感抑爲發蹤耳　冊府七百六十六耳作矣沈本蹤作縱張氏宗泰云抑當作聊　李氏有名圖錄冊府有名作當膺　握手引坐曰冊府三百三引作命　常侍宴移冊府移作私是　尋從太宗平薛舉趙氏紹祖云按當作仁杲二書於仁杲事多誤作舉

朝廷榮之冊府作論者榮之

贈司空謚曰密　通典一百四贈司空陳國公謚曰博　按新書作司徒唐會要七十九作謚曰肅蓋傳聞異辭耳　子衍衍嗣官沈

本嗣上無衍字

竇靜

靜表請太原置屯田、御覽三百三十三作靜上表請于太原多置屯田　靜頻上書御覽頻作復　歲收數千斛通鑑作歲收穀數千斛冊府二百三　御覽三百三十二并作數十萬斛新書作十萬斛一

並率衆歸款　冊府歸作內　處其部衆於河南沈本衆作落

摯則聚塵沈本塵作麈是冊府四百七唐會要并作麈　不可以刑法威唐會要威作繩冊府並同　得之則無益於治失之則無損於化冊府治作化化作時　犯我王略唐會要略作界　莫如因其破亡之後冊府如作若破作敗　俾爲藩臣唐會要俾作代　此實長轡遠馭之道唐會要轡作策

竇誕

轉太常卿　冊府七十八仍有加上柱國四字　荆王元景等冊府荆作趙　未出宮者十餘王冊府王作年　皆令誕主之冊府作悉宜誕檢較焉

孝慈子希玠希玠　閭本俱作希介　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御覽一百五十四再作男　按今謂開元時也此亦沿襲當時實錄原文未經改正耳

竇璡

從太宗平薛仁杲　冊府三百八十四下有以功特賜錦袍六字

遺以綾綺　沈本遺作遺　太宗怒冊府五十六作帝聞之大怒

李綱

每以忠義自許　冊府七百二十八許作命　唐令則自請奏琵琶通鑑奏作彈　令則身任公卿冊府七百九御覽二百四十六通鑑並作

宮卿是　乃於宴座通鑑宴作廣　令則罪不測闕沈本罪下
有在字冊府通鑑並同　綱趨而出冊府趨作起　無敢對者
通鑑無上有皆惶懼三字　綱對曰通鑑對作獨　乃陛下之
過非太子罪也冊府作乃陛下之過也非太子之罪　勇器非
上品御覽作太子才非上品　性是常人通鑑作性本中人
當擇賢者居其任闕本無者其二字　侍側闕本作居其側
按冊府御覽並作日在其側是
于是縱其左右　按自此句起至下臣愚竊以爲過止俱重見巢
王元吉傳中
公行攘奪巢王元吉傳奪作敚　境內獸畜取之殆盡元吉傳獸
作六取作因　疻傷至死元吉傳疻作毀　秉軍奔還京師通
鑑軍作州　元吉幼小通鑑幼作弱　起義興運之資通鑑運

作王冊府賨作基元吉傳並同　以成其釁元吉傳釁作舋
歆言之冊府一百　歆上有而字元吉傳同　升御坐謂曰元吉
傳同沈本謂作問　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通鑑作我得公
遂無濫刑　誕亦焉能制禁　按冊府作禁制是元吉傳同下
仍有皆非其罪也五字　時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
通鑑作上以舞胡安比奴爲散騎侍郎　謹按周禮均工樂胥
不得預於仕伍唐文粹二十八　預作厠通鑑作古者樂工不與士
齒　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唐會要同沈本雖作唯　按唐
文粹冊府五百四十二　御覽二百十四　通鑑全唐文並作唯是　授安
馬駒爲開府唐會要三十四　通鑑同　按唐文粹作宗爲駒未知
孰是　趨馳廊廟唐會要同通鑑馳作翔冊府唐文粹全唐文
廟作廡是　顧非創業垂統御覽顧作故全唐文同　貽厥子

孫之道也全唐文厥作則唐文粹同
卿爲潘仁長史何乃羞爲朕尚書　通鑑作卿爲何潘仁長史乃
恥爲朕尚書耶　誠在殺害每諫便止通鑑作每欲妄殺人臣
諫之即止　故得無愧通鑑作可以無愧　復不採納聞本採
作採是　勉弼我兒通鑑作勉留輔吾兒
許傳聖躬　冊府七百四十許作託　以老表辭職通鑑作固稱老病
辭職
令綱乘至閤下　沈本閤作閣　又令轝入東宮皇太子引上殿
親拜之冊府二百六十作皇太子命三衛輿上殿親拜之
謚曰貞　按唐會要謚曰正考謚法無正字宋時避仁宗嫌名改
貞爲正如李文章虛心崔義元王方慶之謚爲正者皆貞也餘
仿此

李安仁

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 御覽四百二十一同通鑑作右庶子

鄭善果

父誠 聞沈本誠俱作諴張氏宗泰考證並同 不能勝沈本能下有自字是 歸則大悅沈本悅作懌 亦何面以事汝先君乎聞沈本面下俱有目字是

隨化及至遼城 沈本遼作聊張氏宗泰云竇建德傳作聊城兩書俱誤作遼城當從沈本 獲善果誚之曰通鑑誚作責 殉命苦戰通鑑殉作效

鄭元璹

元璹 按沈本影宋本璹下有字德芳二字又按新書並同

代其兄爲叱羅可汗 張氏宗泰云叱羅當作處羅下同據突厥

傳及通鑑改正　共爲犄角聞本犄作掎誤　塡映山谷通鑑映作溢是　漢與突厥通鑑漢俱作唐　即引還沈本引下有兵字是　遂使邊亭息警爟火不然冊府六百五十四　亭作庭息作停爟作烽是　今六畜疾羸聞沈本疾俱作瘦冊府六百五十五作觀其六畜并已疲羸則瘦字是　入皆菜色冊府作部下皆有菜色　徵祥如此冊府作咎徵是

楊恭仁

自葱嶺已東並入朝貢　冊府四百二十九　東作來並作兼

屬瓜州刺史賀拔威　殿本考證新書作賀拔行威張氏宗泰考證亦作賀拔行威　執威而降新書威上有行字張氏宗泰考證同

五年遷洛州都督　冊府七十八　作貞觀八年十一月以恭仁行維

州都督　太宗曰冊府曰上有謂之二字　古難其人冊府人
作任是
弟子思訓尙安平公主　張氏宗泰云新公主傳作思敬當是
楊思訓
子思訓　沈本作思敬是　慕容寶節有愛妾至密以毒藥置酒
思訓飲盡便死　殿本考證引新書云顯慶中從高宗幸并州
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
酒以進思訓死兩書各異　按聞沈本酒下並有中字是
楊思道
恭仁少弟師道　影宋本道下有字景猷三字新書同　封安德
郡公冊府三百　郡作縣　貞觀七年沈本作十年新書同　按
本紀亦在十年六月甲戌太常卿安德郡公楊師道爲侍中則

本傳誤作七年　每飲其餘風冊府三百二十一飲作欽是亦無其字

十三年轉中書令　沈本作十二年冊府七十二作十三年十一月

以侍中楊師道爲中書令　逆謀事洩沈本作謀逆

師道貴家子　冊府六百三十八家作公　所署用多非其才沈本多作皆　有毀之者冊府作人有言其非典選之才　尋轉太常

卿冊府作乞爲太常卿從之

元弟思敬　沈本敬作靜

皇甫無逸

以其時忠義之後　張氏宗泰云新書其時作無逸據文義當從

新書　拜涓陽太守沈本涓作清

吾死而後已　冊府六百八十六作吾當與汝死戰

佚而又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　張氏宗泰云又下疑脫有字
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御覽二百五十八作爲同州刺史新書
並同　凡所貨易冊府六百七十九貨作貿　每按部樵採冊府部
作郡　無逸抽佩刀御覽抽上有遽字
母在長安疾篤　沈本疾作病　因道病卒沈本病下有而字
自當扶侍老母唐會要八十同　按冊府五百九十五侍作持

李大亮

與李密戰敗　御覽六百三十二作爲賊所獲　盜賊侵寇冊府七百四
侵寇作充斥　所擊輒平張氏宗泰考證擊作至　賜馬一匹
張氏宗泰云新書作五乘　召其豪帥冊府七百五豪帥作魁渠
高祖大悅冊府作高祖聞而奇之　超拜金州總管府司馬
冊府作超拜員外散騎侍郎

所下十餘城　通鑑作下其城柵十四冊府六百五十六作所下者四城　又令徇廣州巴東沈本巴作已　按冊府八十四并作已張氏宗泰考證同　一皆放遣唐會要八十六遣作還　復賜婢二十人冊府婢上有僮字二十作三十唐會要同冊府八百六十四作賜越婢

寫書百卷　按冊府六百七十九百上有數字　出爲涼州都督冊府四百七涼作梁　便是使非其人　按事類賦十八注引此作便是任使非人　志懷貞確冊府五百四十九志作忠　非常繼到全唐文卷九墾作懇是　今賜卿胡餅一枚冊府五百三十一御覽九百二十六並作於是賜之金壺以昭忠讜張氏宗泰考證胡餅上有金字　按沈本注亦云貞觀政要作賜卿金壺瓶金椀各一此並金字節去便與下文雖無千鎰語意不合矣　宜尋其舊文

唐文尋作觀　敍致既明全唐文既明作簡要是
有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　闕本勒作勤　以綏之闕沈本綏下
俱有集字是　朝廷愍其部衆凍餒闕沈本衆作落是　天下
本根唐會要七十三同沈本作根本全唐文一百三十三同　猶加枝
葉冊府四百七　如作於全唐文同　擬於根本以厚枝附通典一百
七十九　於作其附作葉唐會要全唐文並同　馭夷狄以權唐會
要馭作取　自陛下君臨區宇冊府區宇作宇宙　人逸兵強
冊府兵作本　九州殷盛全唐文盛作富　今者招致突厥唐
會要同冊府招致作拓跋　戶口鮮少闕本鮮作先誤通典鮮
作失近是　若卽勞役通典卽作更是　以臣愚惑通典惑作
見全唐文作誠亦通　故臣而不內唐會要同通典故作固是
四十載而遂絕冊府四百七　絕下有滅字是　既得之後通典

既上有且末二字承鄯善爲句全唐文作且既得之後脫末字誤矣　竟損無益通典作竟無所益全唐文同　置於內地唐會要置上有乃字全唐文同　賜物五匹通典物作馬新書作帛當從新書　酋帥悉授大官全唐文帥作長通典授作受理多縻費全唐文縻作靡沈本縻作糜　以中國之幣帛唐會要通典幣帛作租賦全唐文同　供積惡之凶虜冊府虜作奴是

八年爲劍南道巡省大使　冊府六百五十四作發十三道大使巡省天下大亮持節往劍南較詳　賜物千段冊府八百四作九百段

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送終之禮　按冊府作宗族之無後者二十餘家下句同是閩本餘作除亦非　必通宵假寐通鑑作亡從寐達旦　持弱而泣御覽六百三十二弱下有手字是　張

弼力也御覽作乃張弼之恩力也　有官爵請迴間沈本俱作所有官爵請迴授冊府八百六十五同　按御覽作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則本傳迴下當有授字　俄代州都督新書無俄字按御覽冊府俱作俄遷代州都督本傳誤脫遷字

合大亮副司空元齡居中　沈本作房元齡　按冊府五百四十八中作守是　唯有米五石布三十端通鑑石作斛端作疋冊府四百六十六亦作疋是

李迥秀

迥秀大亮族孫也祖元明　趙氏紹祖云世系表迥秀字茂實祖名尭頴元明其叔也又據表作大亮族子非孫也兩書並誤

掌舉數年冊府四百六十二舉作考功　何遽如此沈本遽作撥疑誤　飲酒斗餘廣接賓朋冊府九百十四作晚溺於酒然公事不虧

由是深爲讜正之士所譏　沈本譏作議

史論

論伊呂之衆　沈本呂作吾是　侍兄嫂如父母沈本侍作事是

無珠玉爲唅沈本唅作含

史贊

淸貞是資　沈本是作自

封倫

見制度奢侈　通鑑奢侈作壯麗　楊素爲不誠矣至必有恩詔

按通鑑一百七十八　與本傳同注引考異云隋書北史皆曰宮成

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太損人丁帝不悅素懼自於北

門啟獨孤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

損廢后以此理喻上上乃解　無以娛心通鑑作無以自娛

豈非孝順通鑑作忠孝　素負貴恃才冊府九百三十八作素負勳恃貴　每引與論宰相之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狀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坐驟稱薦於文帝　按沈本作每薦於文帝脫一十六字非通鑑與本傳相同惟驟稱作屢字　倫見虞世基至多失事機冊府四百八十三作內史虞基每承處分多失事理　多峻文深誣冊府誣作詆　而隋政日壞冊府壞作亂

宜自上導下冊府四百六十五導作逮　而羈縻相屬通鑑作率皆羈屬　破在朝夕通鑑破作克　突厥憑陵通鑑作突厥恃犬羊之衆　冊贈司空冊府三百十九冊作再

倫位望鼎司冊府五百十望作至亦是　罪惡既彰冊府作罪既彰露　豈可仍疇爵邑全唐文一百六十二疇作醻

蕭瑀

祖察　沈本察作詧　按張氏宗泰亦作詧依梁宣帝名改正是

端正顑亮冊府九百一　端上有性字正作直　以爲人稟天地

以生　按據文義地下當有之氣二字

如閒始畢　按御覽一百五十四如作臣是　乃闕氏之力聞本乃下

有是字　蓋公主之助也御覽公上有義成二字　因出爲河

池郡守冊府三百十九郡作太　當陣冊府六百九十四作在陣斬賊帥

薛舉遣衆數萬冊府薛上有續以二字　武德五年沈本作

元年　按本紀亦在元年本傳誤　高祖乃委以心腹冊府十七

八乃上有雅相禮重四字　凡諸政務通鑑作事無大小

而中書不時宣行　御覽二百三十作中書門下冊府同通鑑作內史

所謂易必在前御覽必作雖通典二十一同　今皇基初搆御

覽基作階　按通典作黃閣是　與前刺不相乖背者沈本刺

作救　按通鑑亦作使與前救不逮本傳刺字誤　所以奉烝

嘗聞本作蒸

與商量　聞本與下有瑀字是

社稷永安　通考二百七十五　安作固　莫若封諸侯以爲盤石之固

唐會要四十六　盤作磐是通典三十一若作不通考同　郡國參建

亦得年餘四百通典作衆建屏藩年踰四百唐會要通考同

尋坐與侍中陳叔達於上前忿諍聲色甚厲以不敬免　新書同

通鑑忿爭在作少師前　按新書宰相世系表此事係第一次

罷相在作少師之前本傳與新書同誤　太宗特免責之張氏

宗泰云免責作責免方合　復令參預政事冊府四十　無復令

二字　應遭剖心之禍宋本沈本剖俱作刳張氏宗泰同　按

冊府二百十九亦作剖心是　眞社稷臣也沈本眞作其非　因賜

瑀詩曰冊府四十作乃降宸筆賜詩曰　然而善惡太明閣本

而作則非

瑀嘗稱[元]齡以下　閣沈本以作已　比周無至心冊府三百三十六

至作忠　知臣莫若君沈本臣下多者字　自當捨其短而用

其長沈本捨作舍　朕雖才謝聰明不應頓迷臧否通鑑才謝

作不能不應作何至　瑀既不自得通鑑既作內冊府亦作旣

字　終以瑀忠貞居多而未廢也通鑑作終以瑀忠直居多未

忍廢也冊府三百三十六廢作發　瑀旋踵奏曰通鑑旋踵作須臾

復進　而取捨相違冊府三百三十三相違作疾速　又不入見冊

府又作但　朕以無明於元首冊府作朕無聰明於元首　至

於佛教冊府至作然　固弊俗之虛術冊府弊俗作俗弊術作

誕　簡文銳意於法門全唐文卷八法作沙　以供塔廟冊府

三百三十四供作增是　何其繆也沈本繆作謬　而太子太保冊府而作前是　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冊府修作循躬作身　下則扇習浮華冊府習作慰　卿既事佛冊府事作好變於帷扆之所冊府所作內　乖棟梁之大體冊府乖上有所謂二字

遘疾薨於宮所年七十四太宗聞而輟膳高宗爲之舉哀　殿本考證舊本高宗作高祖臣德潛按瑀之薨在貞觀二十一年時高祖崩久矣安得爲之舉哀此必高宗之誤也張氏宗泰亦云考瑀爲太子太保故高宗得爲之舉哀也　太常謚曰肅冊府五百九十五作太常初謚曰德尙書省謚曰肅　更宜摭實冊府摭作據　陪葬昭陵冊府三百十九作後改謚葬於昭陵　可著單服一通沈本服作衣　自古賢哲冊府九百七　賢作聖　非無等例

冊府等例作此事　遵其遺志冊府作聿遵先志　斂葬儉薄

冊府作龔斂在於率儉

蕭銳

子銳嗣尚太宗女襄城公主　按通考二百八十五　襄城公主初適蕭鐃疑誤　雅有體度唐會要卷六　體作禮　令於舊宅而改創焉唐會要同張氏宗泰云新書公主傳作止葺故第門列雙戟而已下云銳卒更嫁姜簡　詔葬昭陵　按詔下當有陪字本傳脫誤

蕭鈞

苻有左武侯別駕　冊府一百　別作引唐會要五十五　通鑑並同

嶽在亂繩冊府五百四　亂作紀唐會要同　然恐天下聞之

按唐會要卷六下　仍有違諸常法乖末至死今致之極刑三句是

必謂陛下輕法律冊府一百一十三及五百四 必俱作咸 愚衷所

懷唐會要衷作臣 帝謂曰冊府一百一 作帝納之謂鈞曰 願

謂侍臣曰冊府顧上有因字 尋而太常樂工宋四通等爲宮

人通傳信物冊府三百三 作八月庚申宋四通并給使王遊道長

吉等入監內敎因爲宮人通傳消息 高宗特令處死乃遣附

律唐會要乃作仍冊府同 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唐會要

同沈本至作致冊府犯上有所字 宮闕之禁其可漸歟全唐

文十一闕作闌冊府六百十七其作豈 所撰憲章冊府作其溺沈

本撥作擬 統領突厥之衆沈本無領字

裴矩

祖佗 聞本佗作他 累遷吏部侍郎冊府四百八十二 作尙書 欲

呑并夷狄沈本作并呑 賜物五百段通鑑物作帛 顧問西

方之事冊府四百八十二顧作親 盛言西域多珍寶沈本域作方

引至西蕃沈本至作致 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沈

本無於字 導使入朝通鑑導作召 及西蕃胡二十七國冊

府六百五十六作三十七國 盛服珠玉錦罽通鑑作佩金玉被錦

罽 歌舞相趨通鑑相趨作喧譟 塡咽周亘數十里冊府作

騎乘塡咽里下仍有以示中國之威句 其年帝至東都閒沈

本至作幸是 帝稱矩至誠通鑑至誠作能 自非奉國用心

通鑑用作盡 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張氏宗泰云新舊唐書同按

下文當作朝鮮孤竹在今永平府境東西相去甚遠與箕子國

無涉 列爲外域通鑑作別爲異域 遣詔其王閒沈本詔俱

作語是 每遇人盡禮冊府四百五十六禮作誠 人無匹合則不

能久安通鑑作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

王遣矩曉諭之宮兵乃散　冊府作詔矩令至東宮曉諭之
務止姦吏　冊府一百吏作懸　或聞諸曹按典沈本按作案冊
府七一百御覽八百十七或俱作風　乃遣人以財物試之通典一百六十
九同通鑑作密使左右試賂之冊府御覽俱作乃遣左右試以
財遺之　此人受賂誠合重誅通典賂作賄通鑑作爲吏受賂
罪誠當死　但陛下以物試之御覽之作人　所謂陷人以罪
通典作是爲陷之入罪　恐非導德齊禮之義沈本導作道
因召百寮謂曰冊府作因詔文武五品以下謂曰　按通鑑作
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日是
撰開業平陳記十一卷　經籍志同聞沈本作十二卷冊府五百五十
四業作皇一亦作二是
宇文士及

宇文士及　影宋本下有字仁人三字新書同　時士及爲奉御

通鑑作尙輦奉御　兵威日壓通鑑威作勢　徵督軍糧通鑑

下有以覩其變四字

太宗卽位代封倫爲中書令　張氏宗泰云一本作貞觀元年代

蕭瑀爲中書令　涼士服其威惠沈本士作土

以友愛見稱　冊府四百八愛作睦

舊唐書校勘記卷三十四